

论儿歌的韵律艺术

韩丽梅

(沧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沧州 061001)

摘要:儿歌被誉为“活在孩子们口头上的文学”,是一种以听觉为主要感知途径的语言艺术,优美的韵律、鲜明的节奏,以及语音的强弱、长短和轻重有规律的交替,使得儿歌成为具有鲜明音乐性的韵律艺术。儿歌的韵律艺术是附着在儿歌的童蒙功用层面上而伴生的。只有富含韵律之美的童谣,才能长久地传承下去。

关键词:儿歌;韵律艺术;童蒙功用;韵律;节奏

中图分类号: I2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94(2013)04-0062-05

儿歌是婴幼儿最早接触、最易接受的一种文学样式,是最具“人之初文学”意义的文体,在整个婴幼儿文学领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被誉为“婴幼儿专用的精神食粮”。如果说儿童文学是文学世界园林中的一个充满着独特芳香和色彩的花圃的话,那么专供给低幼儿童吟唱的儿歌,则是其中最艳丽的花朵。我国作家郭沫若曾经动情地回忆幼年时唱儿歌的情景,那种诗情画意留给他极深刻的印象:“儿时和姐妹兄弟在峨眉山下望月,有时会顺口唱出这些儿歌来,那时候的快乐,真是天国了!”儿歌对培养婴幼儿思维与智力的发展、启迪婴幼儿的心智有其他文学样式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

一、儿歌是极富韵律美感的文学样式

儿歌的含义,周作人早在20世纪初就曾经有细致的研究和论述:“儿歌者,儿童歌讴之词,古言童谣。《尔雅》,‘徒歌曰谣’。《说文》,谣注云,‘从肉言,谓无丝竹相和之歌词也’。”^[1]在古代,儿歌一般被称为“童谣”,又有地方称之为“婴儿谣”、“小儿谣”、“小儿语”、“孺子歌”等等。“儿歌是采用韵语形式、适合于低幼儿童聆听吟唱的简短的‘歌谣体’诗歌”^[2]。儿歌的概念可以有多种概括,但是综合起来有三点是不能脱离开的。其一,儿歌是适合于婴幼儿的专属门类,儿歌的主要接受对象是婴幼儿及蒙童;其二,儿歌的主要流传方式是口耳相授。传统的儿歌最初在民间是口头流传的。其三,儿歌都是韵语的形式,每首儿歌都是顺口易懂的短小诗歌。儿歌在单纯易懂、富有情趣、重音韵节奏等多种艺术特征中最核心的是追求韵律。

儿歌主要是通过口耳相授的方式流传,被誉为“活在孩子们口头上的文学”,正所谓“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它以动听的旋律、风趣的内容,使儿童永志不忘。由于受体裁形式、产生流播方式、接受主体的生理心理及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影响,儿歌在韵律艺术上表现出独特的规律和艺术个性。儿歌的创作必须重视韵律和节奏,强调音韵和谐。其诗句中语音的强弱、长短和轻重有规律的交替构成的节奏,以及诗句的押韵都是构成儿歌音韵和谐的重要因素。鲜明的音乐性是儿歌的生命。

儿歌韵律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押韵,押韵对于儿歌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使得诗句更加悠扬动听,前后呼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还可以增强诗句的节奏感和旋律感,更便于儿童听赏念唱。押韵的效果就是使儿歌产生鲜明的节奏感,朗朗上口,获得明快舒适的听觉效果。那些不押韵、散文化倾向明显的儿歌,很难受到儿童的青睐,也很难在孩子们中间传唱开去。

收稿日期:2013-05-20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河北童谣整理与变异研究”(HB13WX023)

作者简介:韩丽梅(1976-),女,河北沧州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

节奏是儿歌韵律艺术的另一主要因素。儿歌的节奏,是指语音排列次序不同而形成的有规律的抑扬顿挫。其诗句中顿的字数的划分,固然与字义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音调的和谐。儿歌中诗句内部的抑扬和声调的变换,加强了诗句间的对照,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旋律感,使其产生更加悦耳的音乐效果。

儿歌是一种韵律艺术,韵律艺术在儿歌中的重要意义绝不亚于语义。即使有些儿歌在语义上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其和谐的韵律美、明朗的节奏感、铿锵的音响效果同样可以带给孩子们绝佳的审美享受。儿歌的创作不在于文字,全凭口授。儿歌离不开孩子们的听赏吟唱。停留在书本上的儿歌,永远得不到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喜欢;活在孩子们口头上的儿歌,才能真正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因此,追求韵律节奏之美是儿歌的最显著的审美特征。

二、童蒙功用是儿歌韵律生成的内在需求

儿歌的韵律艺术不是自然生成的,是伴随着童蒙功用而产生的。童蒙的思想源于《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养正教育是教育的至高目标,即教给孩子们应学的知识;“童”,告诉我们教育塑造的最佳时机。谚语里常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童年期教育既体现在知识的学成,又体现在品德的养成及智力的开发。

童蒙功用是儿歌这种特殊的韵语艺术生成的内在动力与需求,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儿歌采用的是大众口语,在节奏与韵脚的运用上富于变化而又有规律可循,对低幼儿童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儿童的传唱过程中,儿歌中所蕴含的语言知识、生活常识、情感宣泄、德育养成以及文化内涵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儿童的心灵。进而,童蒙功用要达到童蒙养正的教育目的,自然要借助含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儿歌来完成。儿歌的生命就在于它的韵律艺术,有了丰富变化的音乐美,儿歌才能顺利地儿童口中传播,童蒙功用才能正常地在儿童口中发挥作用。

具有韵律美的童谣的童蒙功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的启蒙。具有韵律美的童谣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比较有趣的语言启蒙方式。儿童天生喜欢唱歌。婴幼儿听觉发展较快,对声音异常敏感并且有浓厚的兴趣和较强的识别能力。婴幼儿凡是听觉发育正常,能辨别声音,听到有韵律的声音,都会产生由内而外的愉悦,表现在形体上是手舞足蹈,摇头晃脑。婴幼儿初学语言,不一定能理解字词的含义,但是对有节奏的字句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婴幼儿初学语言,发出的声音也不能成字句,但自有节调。正如周作人所说:“凡儿生半载,听觉发达,能辨别声音,甚感愉快。儿初学语,不成字句,而自有节调,及能言时,恒复述歌词,自能成诵,易于常言。盖儿童学语,先音节而后词意,此儿歌所由发生,其在幼稚教育上所以重要,亦正在此。”^[192]因此,儿童对音乐性强的韵语特别喜爱。儿童本身的接受特点和兴趣点就直接指向了有韵律、有节奏的儿歌。

(2)知识的传播。儿童有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儿歌是帮助他们认识自然事物、社会生活中一些现象的有益渠道之一。儿童的听觉比视觉强,有许多儿歌就体现这一点,通过韵律和谐、节奏铿锵的儿歌,把儿童应具的知识贯穿于其中。例如湖北儿歌中有一首《锣鼓打得咚咚响》歌,“锣鼓打得咚咚响,听我唱个巧姑娘:一学梳妆巧打扮,二学裁剪做衣裳,三学庭前会洒扫,四学走路莫轻狂,五学知人会待客,六学做饭满口香,七学抛梭会织绢,八学描龙绣凤凰,九学重阳会做酒,十学贤惠李三娘”。创作者将数目字顺次嵌在歌词中,不乏文学的韵律美,便于儿童记忆。

(3)情感的宣泄。儿歌不仅单纯活泼,更能表现儿童生活和情感。文学家杨慎曾经否定了儿歌产生的“荧惑星”说,而指出儿歌是“出自胸臆,不由人教”的。学者吕坤对儿歌的韵律艺术也进一步揭示,“儿之有知而能演也,皆有歌谣以遂许其乐”。这是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儿歌与儿童生活、情感需要联系起来。无论是产生于民间的传统儿歌,还是后代作家创作的现代儿歌,都反映了创作者与传播者丰富的感情,儿童在传唱过程中同样获得了宣泄情感的舒畅与愉悦。这种富有村落山野间特有的野趣与谐趣的儿歌,有一种原生态的、富有生气的大胆的诙谐。最典型的莫过于颠倒歌,它们离奇荒诞,有让人笑破肚皮的喜剧效果,满载着别有韵味的美学旨趣。

(4)品德的养成。各方面正在成长,个性、品格等都处于形成期的儿童,好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而儿歌以其单纯活泼的形式、朗朗上口的音节,令儿童在游戏中得到善与美的熏陶。寓教于乐是儿歌教育性的最高体现。待儿童稍长以后,能够理解儿歌中的寓意,儿歌的内容就会对他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河北邯郸地区流传着一首儿歌:“月奶奶,明光光,开开后门洗衣裳。洗类白,浆类白,寻个女婿不成材,又喝酒又打牌,好好日子过不来。”此儿歌意在规劝儿童认真对待生活,切不可贪恋喝酒和打牌,否则就没有好日子过。

(5)文化的传承。传统的童蒙教育道法自然、顺应天道和人性,儿歌亦尔谐趣,亦尔荒唐,与小儿的心思是相适应的。所以说,“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190]。儿歌多为民间创作,口耳相传,它们的创作条件和传播条件决定了其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体现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内在精神的表露。儿歌既

可以反映民间生活中的一些习俗,又能表现民间的价值观等等。通过儿歌的口耳相传,将这种来自民间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俗文化较顺畅地传承下去,童蒙功用得以实现。

三、押韵塑造儿歌的韵律美

韵是诗词格律的基本要素之一。诗人在诗词中用韵,叫做押韵。在北方戏曲中,韵又叫辙,押韵叫做合辙。儿歌是在中国古代诗词的滋养中孕育成熟的,几乎都押韵,无韵不儿歌。儿歌的押韵形式是多种多样、富于变化的。按儿歌的押韵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情况是句末押韵,另一种情况是句首和句末交互变换押韵。

1. 句末押韵

句末押韵可分为一韵到底和换韵两种情况。

(1)一韵到底。其中有句句押韵的情况,这种押韵非常规矩,容易上口,吟唱起来悦耳动听。如四川儿歌中的《数蛤蟆》:

一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两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

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以“嘴”、“腿”、“水”三个字为一韵,押“灰堆辙”。句句押韵的优点是容易制造顺口易懂的儿歌,不足是用韵的范围不够广泛,句式变化较少,容易产生呆板句式。

还有一种儿歌的押韵方法是用同一个字押韵,称“一字韵”,一般用于字头歌形式,是一种特殊的“一韵到底”。作品通篇都用同一个字作为韵脚,具有很强的韵律感。有用“子”、“头”、“手”等字作为句末用字,以此构成押韵的情况,如四川儿歌《一猫子》用“子”字作为句末字,造成句句押韵的效果。

一猫子,/二猫子,/三猫子,/放出猫子捉耗子。//捉得到,/吃耗子,/捉不到,/饿肚子。

一字韵中还有一种情况是用依靠诗句句末字“儿化”,使诗句落音相近,形成一种特殊的押韵效果。比如传统儿歌《小小儿子开铺》:

小小儿子开铺儿,/开开铺儿两扇门儿,/小桌子儿小椅子儿,/乌木筷子儿小碟儿。

“一字韵”的第三种情况就是用“了”、“啦”、“喽”等语气词为韵脚,一韵到底,别有风味。

有的儿歌虽是一韵到底,但不是逐句押韵,而是隔句押韵,即每逢双句押韵,首句押韵与否视具体情况而定,这种押韵方式比较常见,能够产生很好的押韵效果。比如北京儿歌《稀奇稀奇真稀奇》:

稀奇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鸡,/蚂蚁身长三尺三,/八十岁的老头儿坐在摇篮里。

这首儿歌属于一韵到底中隔句押韵,押“衣期辙”,首句也入韵的例子。隔句押韵的方法限制相对较少,用词造句较为方便,比句句押韵的方法容易掌握,句式灵活,因而用得最多的一种押韵方式。

(2)换韵。一般每两句换一个韵脚,用韵灵活方便,错落有致,便于吟唱。比如北京传统儿歌《丫头丫》:

丫头丫,/打蚂蚱。/蚂蚱跳,/丫头笑。/蚂蚱飞,/丫头追。

前两句以“丫”、“蚱”为一韵,押“发花辙”,中间两句以“跳”、“笑”为一韵,押“遥迢辙”,最后两句以“飞”、“追”为一韵,押“灰堆辙”,每两句换一韵,这种情况比较常见。还有一种换韵,换韵不是很均衡,视情况而定。比如浙江童谣《家后有棵桃》:

家后有棵桃,/哥哥挑水妹妹浇。/浇的桃儿白少少,/卖了桃儿娶嫂嫂。/娶的嫂嫂手段好,/十天上了一个大裤腰。/哥哥一心中恼,/关上房门打嫂嫂。妹妹偷向门缝里瞧,/“哥哥哥哥你发癫,/不打嫂嫂打床边。”

这首歌先以“桃”、“浇”、“少”、“嫂”、“好”、“腰”、“恼”、“瞧”八字为一韵,押“遥迢辙”,后以“癫”、“边”为一韵,押“言前辙”。前后共用了两种韵脚,以此产生押韵变换。

在儿歌换韵的情况中,不断变换韵脚多用在“连锁调”的押韵上。连锁调的特点是用顶真的修辞手法,将上句末尾的词语作为下句的开头,随韵结合,环环相扣。如广州童谣《月光光,照地堂》:

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槟榔香,切紫姜,紫姜辣,买胡达,胡达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牛皮薄,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顶屋梁,屋梁高,买张刀,刀切菜,买箩盖,箩盖圆,买条船,船沉底,浸死呢班大懒鬼!一个浮头,一个沉底,一个躲系门角落,一个钻入床下底,中有一个随街去,卖油炸鬼!

儿歌中的连锁调,歌词往往不够完整,但是句式简洁,连用谐音,节奏鲜明,韵律感极强,生动有趣,深受幼儿的喜爱和诵唱。

2. 句首和句末交互押韵

这种类型在儿歌中比较少见,初看上去好似没有韵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却仍有韵,只不过它的押韵,不全在句末罢了。如浙江杭县儿歌:

“你姓啥?”“我姓陈。”“啥个陈?”“陈老酒。”“啥个酒?”“灸疮疤。”“啥个疤?”“芭蕉扇。”“啥个扇?”“扇子。”“啥个子?”“子孙。”“啥个孙?”“孙女。”“啥个女?”“女婿。”“啥个婿?”“西瓜。”“啥个瓜?”“瓜酱。”“啥个酱?”“酱油。”“啥个油?”“油香。”“啥个香?”“香襟。”“啥个襟?”“元宝。”“啥个宝?”“宝贝。”“啥个贝?”“背脊。”“啥个脊?”“节气。”“啥个气?”“气杀。”

这首歌的押韵很奇怪:第三句的末字(陈)第四句的首字(陈)为韵,第四句的末字(酒)和第五句的末字(酒)为韵。第五句的末字(酒)又和第六句的首字(灸)为韵。第六句的末字(疤)与第七句的末字(芭)为韵。也就是说偶数句的末字与下一个奇数句的末字为韵,同时奇数句(除第一句外)的末字与下一个偶数句的首字为一韵,这样首末交互押韵下去,如连锁调一般,但不同于连锁调。这类儿歌,大都没有什么意义,不过趁韵杂凑,滑稽打诨。

四、节奏化作儿歌韵律的生命之源

德国当代著名音乐教育家奥尔夫认为:节奏是构成音乐的第一要素,是音乐的生命,是音乐的源泉。音乐构成的第一要素是节奏,而不是旋律。节奏可以脱离旋律而独立存在,可见节奏是音乐生命力的源泉。因此,优秀的儿歌作品往往都是韵律和谐、节奏明快,充满了音乐性的优美文字。节奏是由句子的停顿决定的。在儿歌中有规律地出现一定数量的音节,形成一定数量的节拍,念唱起来,诗句中极短暂的停顿,就形成了节奏。儿歌中常见的节奏类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节拍相对固定,一种是节拍不固定。

1. 节拍相对固定

一般三言句式为两拍,五言句式为三拍,七言句式为四拍。两言句式利用标点符号的划分,自成节奏。比如胡木仁创作的童谣《娃娃长大了》:

裤衩,/短了!//鞋子,/小了!//妈妈,/笑了!//娃娃,/长了!

整首童谣,只有十六个字,语言平实,语音铿锵。再比如传统儿歌《菊花开》:

板凳,板凳,歪歪,xx,xx,xx|

菊花,菊花,开开。xx,xx,xx|

开几朵? x xx|

开三朵。 x xx|

爹一朵, x xx|

娘一朵, x xx|

剩下那朵给白鸽。xx xx xxx|

这首儿歌节奏鲜明,音乐流畅而不失单纯,简洁工整又错落有致,音乐性极强。

三言句式一般为两拍,但是有一种特殊的杂言形式就是三三七句式,其特点是每节由三句构成,每节第一、二句为三言句,第三句为七言句。由于句式的有规律的变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定型,这种句式本身表现出较强的节奏,比如《小金鱼》:

小金鱼,xx x|

水里游,xx x|

快快活活头碰头。xx xx|xxx|

再看张继楼的《小蚱蜢》:

小蚱蜢,/学跳高,/一跳跳上狗尾草。//腿一弹,/脚一翘,/“哪个有我跳的高。”//草一摇,/摔一脚,/头上跌个大青包。

这首儿歌总共三小节,通篇采用三三七句式,产生了三次回旋的起伏的变化,富有音乐美,加之内容上的幽默风趣,深得孩子们的喜爱。

四言句式也是儿歌常用形式,节奏是两拍,一般两字为一拍,节奏感强,语调铿锵,朗朗上口。比如台湾作家谢武彰的《矮矮的鸭子》:

一排鸭子,个子矮矮。xx xx|
 走起路来,屁股歪歪。xx xx|
 翅膀拍拍,太阳晒晒。xx xx|
 伸长脖子,吃吃青菜。xx xx|
 一排鸭子,个子矮矮。xx xx|
 走起路来,屁股歪歪。xx xx|

这首儿歌无论从内容还是音律方面都堪称经典。作品重点描绘鸭子的外形、步态、神情、食性,表现鸭子憨态可掬,神情可爱。同时配以简洁明朗的节奏,内容和节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本首儿歌属于一韵到底,每句都是两拍,同时大量运用叠音词,并且第一节和第三节也采用了反复的手法,在反复中更突出了鸭子的憨态和趣味。儿歌音韵和谐,节奏洗练,好记易诵,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优秀儿歌。

2. 节拍不固定

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儿歌,节拍不像以上所举到的儿歌,从句式上属于杂言句式,但是节拍上难以让人一时捕捉到,没有固定节拍。比如郑春华的《吹泡泡》:

吹泡泡,吹泡泡,泡泡像串紫葡萄。一颗、两颗,六颗、七颗……我的泡泡大又大,呼噜噜,满天飘。

节拍不固定的儿歌较多,但是儿歌创作依然追求内在节奏及韵律,所以节拍的安排需视内容而定。

心理学家认为,婴幼儿对音乐的敏感几乎是本能的、先天的,和谐的音节、韵律会引起他们的愉悦感,这也是儿歌能够带给儿童最初的文学熏陶的原因。《天籁集》的编纂者郑旭旦曾经评价:“自有天地以来,人物生于其间,灵机鼓动而发为音声,必有自然之节奏。是妙文固起于天地而特借万籁以传之。”^[1]他强调儿歌的自然属性,把儿歌看成是远远高于那些“不古不今之文”的“妙文”,这就把儿歌提到前所未有的文学地位。

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种“语言结构的敏感性”。儿歌具有不同的节奏、韵律,短促有力的节奏都成明朗向上的音乐感,缓慢肃静的节奏形成平淡或悲哀的音乐效果;押韵响亮的儿歌令儿童乐于吟唱,而仄声下降的韵脚又有一种滑稽诙谐的效果。

儿歌是一种听觉艺术,它的听众是低幼儿童,其审美知识和对语言的理解能力有限,这就要求儿歌要注意将生活口语与音乐美结合起来,要有音乐般的美感,体现一种大自然的天籁之音。通过音韵和节奏体现出来的韵律艺术是儿歌区别于其他幼儿文学样式的最显著的特征。

参考文献:

- [1]周作人. 儿童文学小论[M]. 上海: 儿童书局, 1932.
 [2]方卫平, 王昆建. 儿童文学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71.
 [3]郑旭旦. 天籁集[M]. 上海: 中原书局, 1929: 2.

The Discussing of the Rhythm Art in Children's Song

Han Lim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Cangzhou 061001, China)

Abstract: Children's song is children folk rhymes, which have centuries-old history and which disseminated by teaching orally. Children's song is known as the living in children oral literature. Rhythm and distinctive art of children's song is not produced naturally, which is accompanied lack function. Children's song is a kind art languag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auditory perception, which have the beautiful rhythm and the distinctive rhythm and alternate regular speech with rhythm and distinctive art.

Key words: children's song; rhythm and distinctive art; lack function; beautiful rhythm; distinctive rhythm

(责任编辑 韩云芷)